

322731

康·亞·保林著

亞南·曹寅譯

操縱 拜因機 十五年



中華書局出版

康·亞·保林 著
邵南·賈寅 譯

操縱康拜因機十五年

★ 版權所有 ★

操縱康拜因機十五年 (全一冊)

◎ 定價人民幣四千八百元

譯者：邵南；曹寅

原書名 15 лет за штурвалом комбайна

原作者 К. А. Горин

原出版者 Сельхозгиз

原書出版年份 1952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蘇州胡同六六號

編號：16216

(53.11, 京規, 32開, 64頁, 73千字)

1953年11月初版

印數(總)1-5,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一六號)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的作者是俄羅斯蘇維埃代表，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前康拜因機師，康·亞·保林，他曾任康拜因機師有十五年之久，在這本書裏，他敘述了自己的生活，他為祖國福利而進行的勞動，同時並介紹他十五年內在康拜因機上所積累的經驗。

康·亞·保林著
邵南·曹寅譯

操縱康拜因機十五年

★ 版權所有 ★

操縱康拜因機十五年 (全一冊)

◎ 定價人民幣四千八百元

譯者：邵南；曹寅

原書名 15 лет за штурвалом комбайна

原作者 К. А. Нортен

原出版者 Сельхозгиз

原書出版年份 1952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城銀胡同六十六號

編號：16216

(53-11, 京型, 32開, 64頁, 73千字)

1953年11月初版

印數(滬)1--5,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一六號)

當父親開始使我習慣於勞動的時候，我才七歲。那個時候在我們葉斯切列沃村裏，也和鄰近的村落——卡沙諾沃、米德維日、阿巴布闊沃、米舍拉、奧庫羅沃及其它村落一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從事繩子生產。

當時附近的人們都叫我們「繩匠」，因為土地很少，使我們不得不做這個職業。肥沃的土地都屬於地主、寺院和富農等有錢的人們，農民的土地都用草鞋量。我父親有的土地就是這樣：每人在每一大片土上有三草鞋那麼大一塊地。我們家裏共八口人。

記得有一天父親對母親這樣說過：

「瑪麗雅，別指望莊稼啦！只消半天連收帶打都完啦。這能夠吃多久？本來想憐惜闊希卡，不叫他去轉輪子，看來，他是沒有那個好命——他也得去當繩匠……」

在做繩子的工作中，轉輪子工作算是最輕的工作，——一般都讓老人和孩子去做。

我們的工作是旋轉帶動鉤子轉動的大木輪，紡工藉助於這些鉤子把大麻擰成繩子。工作本身並不重，但是當你在輪旁站上一整天之後，到晚上，背、手、腳就會叫你痛得難受。

一到早上四點鐘，家裏人就把我喚醒。我用井水馬馬虎虎地洗了臉，立時和大人一塊到擰繩的小草房去，和祖父兩個人轉輪子。天天都是這樣。

我很想到樹林子，到吉斯馬河邊，很想到街上去玩玩，但父親卻不許：

「快點，闊希卡！」父親喊着說。「均勻些！……」

我盡力地幹，但卻不瞭解爲甚麼連一會都不許和小朋友們玩一玩。有一天，當大人們都到小草房的那頭去的時候，我終於跑到大街去了。我和小朋友們到了樹林子裏，傍晚的時候才回家。

「看來，你是不願意轉輪子啦？」父親憂鬱地問道。

「是啊！」

「噫，好吧，我們想想別的辦法……」

我很輕快地以爲這回可以不再轉輪子了。可是和往常一樣，天亮的時候又把我喚了起來。到小草房裏，我才親眼看到真的是「想出了別的辦法」。姐姐塔契雅娜把我綁在輪子旁……這回可再離不開工作了……

一年年地成長起來，我明白了父親和姐姐是喜愛我和關心我的，但只是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就是不雇用轉輪工，我們的收入要維持八口人的生活也是不足的！

在八歲的時候我上了學。白天裏學習，晚上——還是轉輪子。我們過着貧困的、半飢餓的生活。

我們，我們同村的人和鄰村的農民——都給那些郭爾巴特沃的商人們工作。他們拿出原料——大麻，我們把它加工，按着主人的規定製成粗細不等的繩子——牽引用的粗繩、捆紮貨物用的繩、網繩。給我們很少幾個錢，可是連這很少的幾個錢我們多半都看不到。在商人的店舖裏把錢給折合成成了實物。父親拿回家的不是錢而是些壞麵和爛魚。如果誰想要工錢的話，商人立刻就停止給大麻。到別的商人那裏——同樣也是不給的。這樣的奴隸式生活，直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止，我們過了好幾十年。

禮拜二是我們一星期中最痛苦的一天。每禮拜三在郭爾巴特沃城裏有集市，商人們從農民的手裏收進成品。工作了一週連腰都不彎，可是爲了到集市那天，爲了準備好並交出更多的繩子，在禮拜二這天每個人還都得幹到天亮。在清晨的煙霧中，可以看到在村寨的上空飄蕩着灰色鬱悶的麻灰的浮雲。天一亮，——葉斯切列沃的人們就到郭爾巴特沃城去。村裏的馬很少，大部分都是步行着去。

好多年後，當我已成了季米里亞節夫農業科學院的大學生，在學習着列寧的經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時，我讀到了其中幾段是關於我們郭爾巴特沃地區的繩業問題的。列寧寫道，在尼日格羅德省郭爾巴特沃縣裏三十二個村落中三分之二的居民都從事繩業。

「這個職業存在了二百多年，可是今天衰退了。其組織是這樣：大家給二十九個商業主工作，用他們的材料，領着計件工資，『完全依賴着商業主』，並且每晝夜都要工作十四——十五小時。」〔註一〕

列寧在同書中，又論到這些農民手工業者們，他說：他們「由農民逐漸在分化」，形成一種新型的農村人民——「……農村無產者，即擁有少許土地的雇傭工人階級。」〔註二〕

讀着這幾段文字，我便連想起自己的故鄉——葉斯切列沃村。想起了那間小草房和我自己參加製繩的工作，想起了我的家庭和我們困苦的生活。

……一個寒冷的秋天。父親到郭爾巴特沃城給商人去送繩子。他穿着歪跟的破鞋，補了又補的襯衣和一條用口袋布做的漏孔的棉褲在院子裏站着。爲了等待主人，站了好久。結果門開了，走出一個飯後半醉的商人。父親急忙從頭上摘下破舊的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商

註 一、列寧文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三五四頁。

二、同上，第一四五頁。

人拿起一把送來的繩子，不耐煩地連看都沒有好好地看它就大聲地喊了起來：

「狗崽子，你給我拿來的是甚麼東西？麻都弄壞啦！這麼粗糙的貨物……你怎麼敢交這樣的貨呢！」

於是就用繩子盡全力地打了父親。一把有二十根繩子，半普特重。父親的手也攢癢了：噁哈，舉起手還他一頓噁！但當時又考慮到：家裏連一塊麵包還沒有呢！於是他低下頭，抓着商人呢絨肩的邊哀求着說：

「依萬·馬克西莫維奇，可憐可憐吧！別讓我們挨餓呀……少給一點麵粉，那怕是一普特呢！」

父親向走開了的商人一直哀求着，哀求了很久，他這才撥給以後的工作用麻，一點魚，一普特麵和一些零星的東西。父親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才到糧食店去。

「一普特麵——這是行將到來的非常沉重的勞動預支。這就是又重新開始了奴役。有甚麼辦法呢！把口袋往肩上一搭，父親就慢步地走回家來。媽媽又往麵裏參了些麥麵和磨碎了的土豆，才烤了幾塊大圓麵包。雖然這樣麵包是苦的，但孩子們總能吃的飽。

過了兩個星期又是這麼一場情景。……

全家拼命地勞動了兩個禮拜，父親從商人那裏照常又拿回來四五個盧布。這在莫斯科列

沃村已經算是不壞的工資。有時僥倖地可以得到五盧布五哥比或者甚至六個盧布。得到這些錢的時候，父親就喝點酒並且還給我們帶回些當地的土產來。

這些土產可以使我們的沉重而毫無樂趣的生活快活一個小時。但是小茅房是總不能忘記的。灰色的大麻就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它給我們飯吃、鞋穿和給我們衣服穿。無論你往哪裏，到處都是麻，到處都是貧困。……

甚麼時候才能在這些商人身上找到公平呢？——這就是那時折磨着父親和許多葉斯切列沃人，同樣和父親一樣剝奪的人的問題。

公平終於找到了。

二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了農民們土地。葉斯切列沃村人的少許的土地增多了；我們領到了蘇維埃政權從地主的手裏沒收來的土地。也組成了幫助貧農們耕種他們所得到的土地的貧農會。葉斯切列沃村的人們都感覺到蘇維埃政權——這才是他們的人民的政權。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結束了貧農經濟的「農民解體」。

當哥哥巴非爾爲了蘇維埃政權去打仗的時候，我才十歲。我還記得，不，哥哥就從彼得

格勒郵寄了照片來。巴菲爾是和自己的兩個紅軍戰士同志一起照的。他們的姿態非常威武。他們帶着滿裝子彈的機槍彈袋筆直地站着。在帽子上有五角星。我把這張照片看了很久，同時並幻想着等我長大也成爲紅軍戰士的那一天。

哥哥很少來信。即使有信來也很簡短。關於自己他只寫些在打白衛軍和資本家，並且很快就能回家等。他的每一封信我們在家都要反復地讀好幾遍。以後通信斷絕了；由巴菲爾那裏再也沒有得到任何的消息。只是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我們接到了一個通知，說他已犧牲在白衛軍的戰鬥裏。我們傷心了許久。

姐姐塔契雅娜的丈夫也死掉了，她帶着孩子回到了家來。哥哥巴菲爾的寡婦妻子和孩子也留在家裏。小房裏開始擁擠起來。……

父親的哥哥，我的伯父也住在我們村裏。他沒有孩子，因此就把我領去了。有一次，這是一九二五年的事，伯父曾打發我到林裏去砍乾樹枝。到傍晚當我從林裏出來的時候，就看到了熊熊的火光——葉斯切列沃村給大火包圍住了。我跑到村子的近旁，看見了一幅令人傷心的景象：幾乎所有的房屋和一些建築都被大火給燒毀；人們都徘徊在燒跡之中。

過了幾天，家裏決定送我到巴夫羅沃去做工。那時我十六歲，精強力壯，又加上識字——我曾在鄉村的小學裏上了兩年冬學。父親說：你現在可以自立了，同時也可以幫助我

們一下啦。巴夫羅沃城很近，你就和在我們跟前一樣。於是我便到離我們村子有兩小時路程的巴夫羅沃去了。巴夫羅沃的工匠們製造金屬器具：刀子、叉子和鑰鎖的手藝是很出名的。

在巴夫羅沃，我同那些修理秤和製造鑰鎖的工匠們一起工作。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匠師用來工作的鐵床子。我很想盡可能快些也成為這樣的匠師。但是學這個技能是很難的。一開始主人不讓我劈木頭，挑水，砍柴、澆房和院子。

漸漸地學會了修理秤，又過了一些時候才開始做鎖。目的達到了。兩個年總算是沒有白過。

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在巴夫羅沃組成了幾個金屬手工業者的生產組合。我加入了製鎖工匠組合，收入開始好起來，每天賺兩個盧布。幫助了老人們，自己打扮了一下，甚至還買了一輛自行車。

此時我愛上了一個同村的姑娘麗吉雅，瑪爾吉娜，是我朋友的姐姐。不久我就同她結婚了。

三

婚後就發生了問題：我們以後怎麼生活和工作呢？這就須要在巴夫羅沃的手工業者組合

和從事農業之間來選擇一下。我們決定了留在葉斯切列沃村。在這裏住有我們的祖父、曾祖父、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和所有的親人！可是在巴夫羅沃却一個親人都沒有。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家業。可是錢很少。我們想了又想——最後決定把自行車，我的棉大衣和麗吉雅的大衣賣掉，再向親戚們借幾個錢，然後買一處小房。我們這樣作了。在村子裏我仍然繼續做金屬工匠。給巴夫羅沃的一家組合做捕野獸的網罩。

區代表、共產黨員們時常到我們葉斯切列沃村來。他們不只一次地把我們集合在一起，說明了共同耕種土地的優越性。我的鄰居從莫斯科定有「農民報」。我們讀了報紙才知道在我們國家的許多地區裏，農民們已經組成了集體農莊。

在那個時候，我的哥哥依萬從紅軍裏回來了。他參軍時不是黨員，可是回來時已經是個黨員了。大家推選他爲村蘇維埃主席。鄉村經歷了轟動的時日。我們葉斯切列沃村——像被驚動了的蜂窩一樣。每天都在開會，並且都是關於一個問題：是否加入集體農莊呢？或是等候一下看看其它村子的情形怎樣？

依萬經常到我這裏來，勸我開始新的生活。記得他向我這樣說過：

「唉，闊希卡，現在可是醒醒的時候啦。有地嗎？——有！你也是個農民，可是馬和現時的耕犁你沒有，也不會有的。你是個貧農，個體農民。可是集體農莊裏的情形却是另一

樣，國家幫助你們，給你們機器，還撥給貸款。」

那個時候在我們附近還沒有一個集體農莊，也沒法做仿誰的榜樣。我真不知道如何來決定。剛剛要習慣了新的環境——突然又得毀掉這一切。

我有的土地不多，但是我可以说——這是我的土地。父親、祖父、曾祖父也都這樣說：我的土地！但在這幾句話中，如同在鏡子裏一樣反映出了歷來的畸形的生活樣式。

假使聽布爾什維克的話，相信哥哥，照他們勸告的那樣去做，將會是怎樣呢？翻掉地界，共同工作嗎？建立組合嗎？共同的勞動將團結起人們，將使他們日益接近和親密起來……新的一切在招手，在引誘着。良心提醒了我，單獨是不會脫掉貧困的。

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接近了。再不能遲延下去。須要決定這個問題：是組成集體農莊或是依舊幹個體農民的重活。

麗吉雅細心地聽了我們的談話。她也同樣沒有想像到，怎樣進行全村的整體經濟。

「一塊工作，這我還懂得，」她說，「可是怎樣分配糧食呢？」

在那個時候，無論你到那家去，到處談論的都是關於集體農莊。所有的人都按着自己的心願想像着未來。但是貧農和中農的見解却都一致：在集體農莊裏生活將會好些，一塊工作也會輕些。

爲了組織集體農莊先成了一個發起小組，過了兩天在學校裏召集了第一個未來的農莊莊員大會。出席了二十個人，但申請加入集體農莊的只有十三家。担任大會主席的是哥哥依萬。區黨委的指導員作了解釋。宣讀了章程並通過了它。以後大家開始討論怎樣稱呼這個組合。由大家的提議決定了採用勞動者的名字。

新的生活開始了，集體的生活。大家推選我爲管理員和隊長。我們開始準備着第一個集體農莊的春天。工作十分繁多。把馬、馬具、犁、耙和種子都歸了集體。把這一切都統計了起來。區裏通知我們說我們可以得到貸款來增補不足的農具。

有一天我和農莊主席計算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在十三戶之中只五戶有馬，其餘都是沒有馬的。無論怎樣算，播種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於是我們決定去請求區執委會幫忙。

「一定幫忙，」主席向我們担保說。

「這就是這樣作了。」

過了一些時候之後，把從富農手裏沒收來的馬匹中給了我們六匹。同樣又給了我們五頭牛。

富農們看着集體農莊日益鞏固起來，於是就千方百計地阻礙我們。他們拉攏貧農們，勸說他們趁早退出集體農莊，以後他們又採用了恐嚇手段。村子裏到處出現了富農們散佈的